

4.9-4.15

综合凤凰传媒新华发行、豆瓣网提供整理

虚构类

Top1  
**世界的凛冬**  
[英] 肯·福莱特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

Top2  
**毒木圣经**  
[美] 芭芭拉·金索沃  
南海出版公司



Top3  
**散步去**  
[日] 谷口治郎  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Top4  
**百鬼夜行 阳**  
[日] 京极夏彦  
上海人民出版社

Top5  
**地下铁道**  
[美] 科尔森·怀特黑德  
上海人民出版社

Top6  
**欢愉**  
[美] 莉莉·金  
湖南文艺出版社

Top7  
**被占的宅子**  
[阿根廷] 胡利奥·科塔萨尔  
南海出版公司

Top8  
**杀死一只知更鸟**  
[美] 哈珀·李  
译林出版社



Top9  
**驻马店伤心故事集**  
郑在欢  
上海文艺出版社

Top10  
**呼吸课**  
[美] 安·泰勒  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非虚构类

Top1  
**完全写作指南**  
[美] 劳拉·布朗  
江西人民出版社

Top2  
**地理学与生活**  
[美] 阿瑟·格蒂斯 / 朱迪丝·格蒂斯 / 杰尔姆·D. 费尔曼  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Top3  
**白先勇细说红楼梦**  
白先勇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Top4  
**北京的城墙与城门**  
[瑞典] 喜仁龙  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Top5  
**午夜起来听寂静**  
周云蓬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Top6  
**好好学习**  
成甲  
中信出版社

Top7  
**如果没有今天，明天会不会有昨天？**  
[瑞士] 伊夫·博萨尔特  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

Top8  
**被仰望与被遗忘的**  
[美] 盖伊·特立斯  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Top9  
**故事思维**  
[美] 安妮特·西蒙斯  
江西人民出版社



Top10  
**内向者沟通圣经**  
[美] 珍妮弗·康维勒  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# 作家的创造力可以延续到生命晚期吗

□思郁

近期一直在读两位大作家J.M. 库切和保罗·奥斯特的书信集《此时此地》。库切从2002年就移居澳大利亚了，一直深居简出，去年出版了新作《耶稣的少年时代》；奥斯特一直生活在纽约的布鲁克林，他今年出版了一部大部头《4321》，这两位作家的新作应该很快就有中译本，小小期待一下。

库切和奥斯特是因为萨缪尔·贝克特开始互相通信的。库切当年的博士论文是研究贝克特早期作品的——尽管他对贝克特早期作品评价并不高。借用他的评价，假如这些作品不是贝克特写的，它们将不值得保存，它们的价值在于提供贝克特后期作品的线索。

奥斯特一直视贝克特为文学偶像。2006年奥斯特有机会编撰贝克特的百年纪念文集，邀请了库切撰写序言，两人从此开始联系。这本书信集的正式通信是从2008年开始，结束于2011年，信中两位大作家像老友般畅谈甚欢，有很多发人深思之处。比如，2009年9月26日的信中，库切谈到了他们共同喜爱的贝克特。他猜想贝克特晚年放弃英语，有个原因可能是发现这门语言充斥着文学的联想。而一个作家上了年纪后，他们都会对所谓诗一样的语言感到厌倦，然后喜欢上一种更为简约的风格，他称之为作家的晚期风格。

对作家的这种晚期风格，库切和奥斯特在随后几封书信中有进一步探讨。10月14日的信中，库切进一步对这种晚期风格进行论述。他提到：“于我而言，文学上的晚年风格，始终是一种理想：语言要简约、顺畅、朴素，着力于真正重要的问题，即使是生命与死亡这类大问题。当然，一旦你越过了这引起跑线，写作本身就会取而代之，引领你走上它自己的轨道。你最终的结局可能就是简约，就是顺畅。”

库切提到作家的晚期风格绝非一时动念。2007年出版的争议之作《凶年纪事》中，已经提到了这个话题。在2013年出版的小说《耶稣的童年》中，已经将这种作家的晚期风格完美地贯彻到了写作中。《耶稣的童年》与他早期的作品风格截然不同就在于此，《耶稣的少年时代》同样是这种简约风

格的体现。在论述晚期风格时，他特意举出了托尔斯泰的写作为例。在《战争与和平》之后，托尔斯泰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衰退期。但是对于老年的托尔斯泰而言，这种晚年的变化有种异乎寻常的意义，在评论家看来是创造力的衰退，在他自己看来，反而是摆脱了禁锢他的镣铐，使他能够真正直面自己的灵魂问题：该怎么活。

库切为这种作家的晚期风格进行了辩解：晚年的作家容易让写作陷入低谷，当年雄健的文笔再也不见，人物和情节处理也逐渐程式化，这种变化自然与人的体力和脑力的衰退有关，但是从内心情感而言，“同样的变化也许可以作出相当不同的解读：譬如，一种解放，一副堪当大人的清澈头脑”。

很多作家在步入老年之后，都会面对这样的写作困境，如何能够延续青壮年时期旺盛的创作能力，如何能够超越巅峰时期的写作，让自己的晚年不至于晚节不保，这是一个困惑很多作家的难题。像奥斯特，典型的是不服输性格，蛰伏几年之后，新小说《4321》长达千页的厚重，但是口碑上并未达到相应的效果，毁誉参半。

库切与奥斯特在通信中提到了文学批评家爱德华·萨义德，他也是奥斯特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的导师。萨义德去世前一直在写的书就是《论晚期风格》，这本书记录了萨义德对生命晚期的思考，比如人们会随着年龄增长变得聪明吗？艺术家在事业的晚期阶段会获得不同于生命早期的独特感知形式吗？在萨义德看来，那些伟大的艺术家，在他们生命即将终结之时，他们的作品和思想可以获得一种新的风格。他想探讨的就是这种艺术家晚期风格的体验，它包含了一种不和谐和不安宁的张力，最重要的是，它包含了一种“蓄意的、非创造性的、反对性的创造力”。

只有把这种艺术家创造与普通人对生命的顺从区别开时，我们才能了解，为何库切去年出版了《耶稣的童年》，奥斯特今年出版了长达千页的《4321》，马尔克斯写作了《苦妓回忆录》，还有很多作家，他们在生命的晚年依然笔耕不辍。无论写作形态如何，是否获赞，但至少对他们自身而言，这正是一种对生命的不顺从的姿态。

■试读

圣女贞德保卫的是法国，菊花保卫的只是自己。贞德因此被千古传诵，菊花却要被人唾骂。人们说她是怪物，骂她是疯子，说她一心只为自己，不管家人死活，她不为所动，一意孤行，坚决抗争到底。她成功了，代价是孤老终身。也许这正是她所希望的。每一天，她拿着铁锹，站在枣树下，无忧无虑，怡然自得。她的父亲死了，没有人再逼她结婚。她的容颜一天天老去，来烦她的男人也越来越少，她终于不用再被迫把铁锹砍在别人身上。  
——郑在欢《驻马店伤心故事集》

在探讨伦理学的问题时，保持着苏格拉底的“无知”美德是很重要的，要能不带成见，心怀善意、自我批判，以及有好奇心。只要是更好的论证就接受，不管讨论之旅往哪个方向发展，对话的结局总是开放的。没有预设立场的人，也可以在对话结束时决定改换立场。至少这是我非常个人的讨论策略，以免自己受到成见的约束；还有个很好用的策略是，任何意见，如果不能说明理由，就不要说出来。这样我们很快就会发现，原来我们的意见一大堆，好理由却很少。  
——[瑞士] 伊夫·博萨尔特《如果没有今天，明天会不会有昨天？》

在北京城的所有伟大建筑中，没有能与那壮丽恢宏的内城墙相媲美的。乍一看，它们可能不如宫殿、庙宇或商铺那样吸引眼球，毕竟这些建筑都有着靓丽的色彩和细致复杂的木结构，或立在古街两旁，或藏于墙垣之后；不过，当你逐渐熟悉这座大城市以后，就会觉得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，幅员辽阔，沉稳雄壮，有一种睥睨四邻的气魄和韵律。对陌生人而言，它们在水平线上的极简和连续性显得有些单调无趣，但细细体会你会发现，它们在材料和工艺上的富于变化，是对过去的重要见证。  
——[瑞典] 喜仁龙《北京的城墙与城门》

